

## ■“儒韵清风·清廉济宁”廉洁文学作品主题征文优秀作品选登

## 小说界

## 泥哨声咽

程相彬



我得到父亲出事的消息时，正在省城济南布置自己的个人画展。那边弟弟来了一句：“哥，不好啦！爹让县纪委的人给带走了！”我撂下手头的工作，开车直奔几百里外的老家。隆冬时节，车外的旷野一片肃杀，只有低矮的麦苗在寒风中瑟缩着，叶子被冻得发黑。麦田间突起的田埂微黄中泛出苍白，让人想起父亲用来制作泥哨的万福河里的胶泥。时不时又有呜咽的风声透过车窗传来，像极了父亲蹲在河滩上吹响的泥哨。

在程庄，很多人都会泥哨制作手艺。前几年，泥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，父亲便成了传承人。那些普普通通的河泥经过他粗糙的手掌，很快变成栩栩如生的蝴蝶、燕子、兔子、马驹；甚至变成斗鸡、斗牛、八骏、八仙、十二生肖等组成成对的作品。在前些年，他和村里的泥匠瘸子程秋生合作的“孔门七十二贤”，还参加全国非遗成果展，获了奖，上了电视。为了帮村里那十几家贫困户脱贫，去年镇上拨了五万块专项扶持资金，也即专项扶贫款，让父亲领着他们组建泥哨合作社，把这项产业做大做强。这些钱经父亲的手，都变成了泥料、工具和大家的补贴。难道是父亲忍不住诱惑，在这里面伸了手？

我的车一进程庄，就看见老支书程天葵正在村口的那棵大合欢树下，跟几个村人吸烟。从他们远远投过来的眼神，我便知道父亲被带走的消息已经像颗盐粒掉进油锅，在这平静的山村炸开了。我把车停在路边下来打招呼，当了二十多年支书的程天葵披着皮褂子，微微隆起的小腹像他前几年在村里强推的蔬菜大棚。“宝贵回来啦！”他笑着望向我，吐了个烟圈说，“你爹这些年干得好，带领好多人家脱贫了，我原本打算把他吸纳进村委班子的，没想到出了这档子事儿。可惜了他的手艺，也可惜了这个人！”

我回到家时，看到了堂屋里桌上堆着的泥坯。其中有些已经捏制好，还没来得及烧制。有一落座，就嗅到了泥巴、清漆和木炭混合着的混沌气味。母亲正急得坐在床上抹泪，弟弟也没了主意，焦躁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我让弟弟找找父亲的账本，弟弟跑到里间父亲屋里翻腾了一阵，只拿出一个陈旧掉漆的饼干盒。我掀开盖子，除了几把生锈的钥匙、几张带着霉味的纸币、几样制作泥哨的工具，并无其他物件。弟弟说：“所谓的账本，已经让上头人拿走了。那就是记张破巴巴的烟盒纸，上面歪歪扭扭地记着这家两袋面，那家一桶油之类。现在最担心的，就是那上面的数字对不对。”

“你爹不识字，都是人家说啥他记啥。”母亲叹口气说，“就算对不对，也是别人陷害他。”

“我就知道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！几辈子的泥腿子，玩什么艺术！”弟弟把

饼干盒扔在一边，脚底下的板凳也让他踢了好远。

我知道，父亲手中的权力有限，接触到的公款，在村里也应该会有清晰的支取记录。我赶到村委会会计室询问情况时，却只看见程天葵的侄子程小军坐在暖气片边刷视频。据说，他已经被内定为新一届村文书的人选，等过些天开了村民大会，就要上任了。他见我委查账，有些不屑地说：“账本？早交纪委啦！”我快快地出来，却看见老文书程守诚正蹲在墙根下晒太阳。他缩着身子，眯着眼睛，双手捧着一个硕大的泥哨，在那里呜呜咽咽地吹。他手中的泥哨是虎头的形状，黄底，黑纹，顶眉心一个大大的“王”字，威风！

程守诚有文化，年轻时干过几年民办教师，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字是颜体，端庄浑厚，透着一股正气。程守诚一年前就退下来了，可村里人都不敢小瞧他。因为他干了一辈子文书，据说也没一星一点把柄落在别人手里。更重要的，有人说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，现如今在县里可是当了大干部。

我喊了一声“守诚伯”，百种滋味瞬间涌上心头。他把泥哨从嘴边拿开，认出我来，冲着我笑。从小到大的，每到春节，父亲都会携上两卷红纸，提上两斤茶叶，去请守诚伯写对联。所以，两家人混得熟络，他也成了父亲在程庄少有的几个知心朋友之一。我走过去，给守诚伯让了一根烟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了两句闲话。因为心里乱糟糟的，我不想久待，正要告辞离去，没想到老人却招呼我留下，压低了声音说：

“你把心放肚子里，你爹没事儿！”

我听他话里有话，猛地一愣。我想起来，父亲成为非遗传承人，那笔款子下来的时候，守诚伯正干着文书。我借口送他回家，邀他上了车。在车上，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。原来，程天葵在县里领回非遗扶持款的那天，守诚伯正在村委核算着上半年的收支。他一边扒拉算盘珠子，一边听着屋里的动静。他听到，程天葵的公鸭嗓夹着笑声从里屋传来：“兄弟你放心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捏泥巴的事儿，谁会谁不会？”

程守诚拔打着算盘珠，想起刚刚交给程天葵的那份名单。那名单是头天晚上他跟我父亲一起合计出的，上面都是村里家庭困难且又有些泥塑技术的人员。

在我们这里，泥哨是一种玩具，形似小型陶器或者手办。因为下部留有一个吹气孔和一个回气孔，所以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哨音。这玩意儿在制作时，需先将白泥和好，反复摔打，再根据制作者的构思和想象，手捏成型。然后再放入炉窑中烧制，出窑后用颜料描绘鱼龙蜂蝶、花草蔬菜等各种纹饰。最后罩以清漆，使之光滑透亮。

从捏到烧到绘画，守诚伯跟我父亲一起选出来的这些人，都有一定的功底。因为没有形成产业链，这些年他们都是“抱着金碗要饭吃”，日子过得紧巴。在合计这份名单时，父亲雄心勃勃。他跟守诚伯说着他的打算，他要改变目前各家小作坊、水平参差不齐的落后局面。要建立正规车间，丰富造型花饰，还要送大家出去培训，提高技术水平。

可是，程守诚看着里间传过来的话，觉得那名单里至少一半可能又要“不作数”。

“守诚哥！把名单重抄一遍！”程天葵走过来，扔给程守诚一个笔记本。程守诚翻开，看见自己和我父亲熬夜做的那份名单，已经被红笔改得面目全非。瘸子程秋生、光棍程守田这些名字上面打着叉号，旁边则添了“程德贵”“王红霞”——全是程天葵近门或亲戚。在名单公布的那天，瘸子程秋生砸坏了自己刚做好的几十件泥哨，捣毁了爷爷那一辈留下来的炉窑，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喝了农药。卫生所洗胃的管子插进去时，他女人还在院里哭骂：“省里抱回来的大红奖状，不如七大姐八大姨的关系……”

程守诚从村文书位置上退下来那天，特意把我父亲拽进他家放农具的耳房，从祖宗牌位后头摸出了那本发黄的账册：“看看这个。”他说着从纸页间找出扶贫办的红头文件的复印件。“不但把指标给了七大姐八大姨，贫困户的人数也跟上边对不上——他程天葵多报了二十三户贫困户。”父亲打断他问：“你给我说这些……是为了？”“程天葵看你是个人才，下一步有意拉拢你进入班子。这个东西，你可要存好了。”程守诚用夹着烟卷的手指指着关键处，“今年夏天暴雨，我连夜冲进档案室，豁出命抢救出来的就是这个账本。”

“这账本现在何处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今年腊月初三，是咱程庄传统的‘晒泥节’。有泥塑手艺的人家，都要把自己捏的泥物在河滩石板上晾晒。到时候，镇上、县里都要来人，村小学的学生还要进行泥哨才艺表演。程天葵讲完话，还要趁着人齐，举行选举，让他侄子正式接任我的文书。为了这场活动，你爹专门烧制了一组‘梁山一百单八将’，准备拿到‘晒泥节’上展览……”程守诚说到这里，突然压低声音说，“你去看看里面叫‘饕餮食日’的那个泥塑。”

在腊月初三“晒泥节”那天，太阳朗照，天气奇寒。程庄人裹着厚厚的头巾，穿着羽绒服和棉裤，聚到了平坦宽敞的万福河滩上。活动还没有开始，村小学的学生们还在排练，呜呜咽咽的泥哨声在河边飘荡着，跟被吹到空中的黄沙混合在一起。在河边，那十多块青色的板石伸出水面，平坦光滑如同桌面。在那些“桌面”上，摆放着村里的泥匠们精心

捏制又烧制成的泥哨作品。

在展览之前，有黑色的小轿车由远而近，停在河滩上了。程天葵跑过去将车门打开，上面下来的是镇上的主要领导和县里文化部门的官员。领导们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致了辞，讲了话。然后，程天葵跳上一块大石头，开始了他的讲话。在凛冽的北风中，他的话被刮得七零八落：“……扶贫资金……透明公开……”大家听着他的讲话，不由地将目光投向主席台两侧贴上不久的廉政标语。黑色的字体被润湿了，红纸也颜色不均，因为浆糊还没有干透。

在上午九点半的光景，参观展览正式开始了。程天葵跟一众领导在前，村里乡亲们在后，参观起了石板上的那些作品。大家走到我父亲作品前时，看到父亲制作的“梁山一百单八将”栩栩如生，挤挤挨挨占了一个石板。可在大家熟悉的造型中间，却有一个陌生的泥像。那东西蛤蟆模样，张着大嘴。大家正感诧异，已经有人念出作品的名称，正是“饕餮食日”。而在它的嘴巴上，那“日头”中间镂空的部分，正是老文书程守诚留下的那本账本的缩印版。

程天葵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儿，那县里来的领导已经伸手捏住了那个小东西。他翻看了一下，递给了镇里的领导。镇上的领导翻了翻，脸上讪讪的，最后交给程天葵。程天葵瞥了两眼，装进兜里，尴尬地笑笑，解释说村人爱开玩笑，请领导不要介意，接着参观。他带领大家走到下一个石板边，上面却是瘸子程秋生的“村官图”。五个个泥哨，分别做成了五六个村官模样的小人。他们鬼头鬼脑，正在一个写着“程庄村委”的建筑后面分钱。其中一个大腹便便，模样酷似程天葵的人，手里提着一个装钱的黑塑料袋，袋子上还印着“扶贫专用”四个字。

“这是谁布置的？谁在搞鬼？”

程天葵抬起脚，一下踢翻这组泥塑的时候，县纪委的车正驶过万福河上的浮桥，朝着程庄驶来。村里人后来才知道，从车上下来的那个西装革履的人，正是老文书程守诚在县城做官的那个学生、县纪检委高书记。而为了说清楚村里的情况，程守诚已经用老年机，悄悄跟县上发了半个月的短信。在两天之后，我把父亲从县里接回来的时候，守诚伯正在我家等着。守诚伯坐在父亲平常坐的操作台旁，正在学着捏泥哨。他捏了一个戴大盖帽的，又捏个捧账本的。

“路上冷吗？”他看见父亲进来，捏着半块泥巴，站起身来问。

“今年打春早，万福河里的冰都开始化了呢！”父亲说。

我捏泥车子驶过万福河浮桥的时候，阳光照在开阔的河面上，冰面亮亮的，似乎已经融化。从桥上能看到薄薄的冰下河水一漾一漾，正流向更远的地方。

## 编者按

由中共济宁市纪委监委、济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济宁市作家协会、《鲁艺》杂志社联合举办的“儒韵清风·清廉济宁”廉洁文学作品主题征文大赛自启动以来，得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，共征集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作品1236件。这些作品通过讲述身边的清廉故事，挖掘本土文化里的廉洁基因，彰显廉洁文学既有筋骨也有温度，让儒乡的清风在文字间流淌不息。本期特刊发部分优秀作品，以飨读者。

济宁的晨光总带着三分水汽，像是从运河里蒸腾出的千年文脉，在青砖黛瓦间流淌。踏入清平巷，青石板路在脚下沁着露珠延展，仿若翻开了一页页厚重史册。两侧古色古香的屋舍参差而立，飞檐斗拱垂悬着苔痕，承载着风雨洗礼的痕迹。那错落有致的马头墙，恰似忠诚的卫士，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的安宁与纯净。每一步前行，都似与历史促膝长谈，能听闻先辈们呼吸间吐出的正直之气，看到岁月幕布上投射出的清廉政影。

站在清平桥头，看桥下碧波荡开涟漪，忽然懂得这座桥为何以“清平”为名——清者，水之本真；平者，心之坦荡。桥上石栏被岁月打磨得温润，倒像一卷徐徐展开的《论语》，等着行人来参悟其中深意。

## 巷陌深处藏廉韵



文润

清平巷的石板路曲如回肠，七百年间不知印过多少布鞋草履。巷口“竹竿巷”的牌坊下，篾刀破竹之声如裂帛，翩次栉比的竹器作坊尚存明清遗韵，新削的青竹片片似剑，在光影里闪着凛冽的光。“您看这竹节，天生带着规矩。”老师傅将半成品递与我，竹节处自然形成的隔断恰似镌刻在骨血里的道德准绳，“老辈人说‘竹器店，三人干活不偷闲’，我们祖传的《竹经》里记载着‘剖竹如剖心，宁断不曲方成器’。当年济宁知州为整治竹器市场乱象，将贪腐官吏收受的翡翠玉石熔铸成碑，上书：‘竹本无心，偏生枝叶；人有私欲，必失准绳。’竹竿巷里鸿盛竹竹的匾额已褪成檀色，是有记载的济宁竹器业较早的老字号之一。老掌柜说祖上传下的规矩：量竹尺必须浸过朱砂水，‘宁可短一寸，不可越雷池’。这话倒与孔府‘四勿’箴言暗合，竹器交易里的分寸感，原是儒家‘义利之辨’最鲜活的注脚。

巷中深处的铁匠铺子炉火正红，旧时以裕顺黑猴钢货店为代表。黑猴钢货店开设于清朝末年，所生产的产品货真价实、外形美观、经久耐用，黑檀雕就的抱桃黑猴座像栩栩如生，货品也伴随着黑猴而远近闻名。铁匠铺的烟火气中，藏着对“纯粹”与“坚韧”的极致追求。赤红的铁块在千锤百炼中逐渐成型，每一次敲击都迸溅星火，去除冗余、强化筋骨；铁匠挥锤时需闭气凝神，把握力度与角度，过轻则铁器不成，过重则毁器伤魂。传统儒家的“中庸之道”与此一脉相通，强调在利益与道义间找到黄金分割的平衡。铁匠铺的炉火至今仍在映照清廉建设的深层逻辑：既要保持铁锤的铮铮刚性硬度，又需掌握风箱的袅袅柔性节奏；既要传承铁砧的沧桑千年定力，又要创新淬火的灵秀时代技艺。正如一柄好剑需经千度熔炼与万次锤打，一个清正之人亦需在欲望的火焰中淬炼不变初心，在世俗的磕碰中锻打砥礪风骨。

## 清平桥畔见初心

清平桥弓身横跨于古运河之上，宛如一道遗落人间的彩虹卧波，连通着过往与当下。桥身的石条虽已斑驳，却依旧如脊梁般坚实挺立，撑起了一份庄重承诺。栏板上雕刻的花纹朴拙而精致，或为祥云缭绕，或作花卉绽放，无不彰显工匠匠心。这桥曾是商贾行旅往来要道，亦是邻里相聚家常之所。多少个晨曦微露的清晨，贩夫走卒赶着骡马缓缓过桥，怀揣生计梦想，却从不取昧哄骗秉持公平交易之则；无数个霞光满天的傍晚，孩童嬉闹奔跑回家，口中诵着长辈“粒米虽小，尤见天地”的教诲。此桥如镜，映照出人心善恶，亦如标尺，丈量着品德高低。

清平桥的十二道栏板暗藏玄机，藏着一部水利志。每块青石都凿有细密斜纹，这是乾隆年间治河总督的创制——雨水顺纹路流入运河，既护桥体又防淤塞。这种“疏而不堵”的智慧，恰似孔子“泛爱众而亲仁”的治理哲学在石纹间流淌。桥穹顶顶的大极纹饰，阴阳鱼眼处各嵌铜钱一枚，铜绿斑驳间暗喻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，过桥的士子见此，总要正襟危立。

记忆中的王记茶庄匾额最是特别，“茶”字少一横，“庄”字缺一撇。主人说这是祖训：茶字欠一横，提醒商人莫贪完满；庄字少一撇，告诫子孙不得恃势凌人。这缺笔少画的招牌，倒比任何楹联都更显风骨，让人想起子夏“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”的教诲。每当游船靠岸，伙计们用特制的铜秤称茶，那锃亮的秤盘在阳光下宛若明镜，照见人心深潜。

## 明月照见未央夜

入夜的清平桥上星斗，桥身倒影在运河里变成粼粼碎银。常有身着汉服的少女携荷花灯走过，灯光摇曳似颤动的火苗，却总在桥心处倏然熄灭——相传这是效仿先贤“烛夜行，至桥中而灭”的典故，取“慎终如始”之意。浮萍聚散处，桥洞下泊着的乌篷船，舱帘垂落如舞台帷幕，隐约传来评弹艺人的吟唱：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……”须发皆白的老者坐在桥头台阶上，对孙儿说：“瞧见没？贪心的人折了月亮当银元，清平巷的月光却越磨越亮——它早不是天上的月，是人心里的灯。”

站在清平桥尾端，看晨雾自运河吞吐升腾。忽然明白这条水道为何千年不涸——它流淌的不仅是清廉政影，更是儒家文化淘漉出的清廉基因。清平巷里门楣上斑驳的“忠厚传家久”门联，桥栏上褪色的莲花浮雕，都在诉说同一个真理：真正的廉洁从不是苦行，而是把良知活成血脉里的呼吸，让操守成为肌理中的本能。当第一缕阳光刺破雾霾，桥身上“清平”二字突然鲜亮如初，仿佛天地间永恒站立的廉者碑铭。

清平巷、清平桥，于地理坐标而言，不过是齐鲁大地青绿画卷上的一点；然置于廉洁文化版图，却是熠熠星辰。它凭依儒家底蕴，孕育出独具特色的清廉生态。此地每一砖一瓦、一事一物，皆为活的教材；所蕴清风正气，恰似三更细雨，润泽往来过客心田。凡涉足于此者，无不沾染几分廉香，怀揣一颗敬畏之心，奔赴各自人生旅程。

## 清风苑



## 人品似茶 清气留香

张瑞祥



是山下的。每到一处他都虚心向茶农、茶叶技术人员学习，了解情况，帮助他们改进制茶工艺，研制出适合北方人口味的茶叶产品。他帮助浙江一个茶场窖制的茉莉花茶在北方的销售量翻了一倍。茶场的场长在送行时，悄悄地把一块手表塞到岳父提包底下。回到家岳父才发现，立即赶往邮局连夜给场长寄了回去。

岳父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。她正直热心爽快，风风火火干工作，善良热心为群众。在兖州首任计划生育局局长的岗位上，她一辆“大国防”自行车跑遍了全县480多个村庄。田间地头、工厂机关、医院街道，到处都是她的身影，到处都有她熟悉的乡音。人们亲切地称她为“赵老妈子”。谁能想象得到一个局里的“一把手”，家里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自己住的床竟然是两条板凳搭起来的。家里的毛巾破了几个洞也舍不得换。我曾一次买了九条毛巾，把旧的洗脏了、擦脚巾统统换掉扔进了垃圾桶。过了几天我发现，新毛巾放进了柜子里，旧毛巾从垃圾桶里又捡了回来。虽然有些破旧，那洗的干干净净的毛巾，却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清辉，手工绣制的茉莉花样的补丁在清风中默默绽放。

工作中她严格按制度按规矩办事，生活中处处时时严格要求自己，而对待同志、对待家人却像春天一样温暖。这一生她从不沾公家和私人的任何余光。别人给她一颗糖，她必须双倍返回去心里才得劲。她晚年时尽管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和心脏病，但是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事，绝不给人添麻烦，反而身体力行，尽可能地关爱送给每一个人。离休三十年，谁家有困难她都主动帮忙。到了八十多岁每年还骑车到乡下看望村里的老计生工作者，把温暖送到群众心上。知道孩子们工作忙，有时来不及买菜做饭。她就蹬着三轮车

到市场买菜，择好洗净给孩子们送去。蹲在地上择菜，关节痛得经常站都站不起来。冬天在院子里洗菜双手冻得通红，手指头在寒冷和病痛的折磨下都变了形，老人家从不叫一声累，不喊一声疼。知道我爱吃饺子，每个礼拜都包。即使岳母心脏早搏难受也不肯放下手中的活计。看到这些孩子们心疼得不得了，可不让她干不行。直到全家人热乎乎地吃上可口的饭菜，岳母疲惫的脸上才会露出满意的的笑容。如今岳母走了好几年了，不管在哪里吃饺子，老人家擀面皮包饺子时的形象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。在我看来，岳母包的饺子是天下下最好吃的饺子，那妈妈的味道深入骨髓，终生难忘！

或许是一辈革命者受党教育时间长，或许是他们对自己要求高，岳父一生不讲狂悖之事，不干违规之事，就算到了大难临头的弥留之际都没有讲过一句错话。经常和岳母交往的徐君、廉世玲、郭静、孙奇苏、姜德华、江成远、田兰吉、朱彪、陈胜中等叔叔阿姨们，他们这一代老共产党员身上都有一股纤尘不染、淡泊自珍的清正之气，而这种清正之气又汇成了优良传统的主流，教育和影响着更多的后人。

杨绛先生在《我们仨》里说人生如旅途，客栈是家，家是客栈。垂暮之年的岳父岳母为了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，执意要去敬老院，把家再一次当成了出发的客栈，把敬老院当成了生命的终点，最后的家。搬家的那一天，他们随身就带了一床被、一袋药和一兜换洗的衣物。老两口相互搀扶着在前面走，我在后面锁上大门。望着老人家颤巍巍的、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心里特别酸楚，感觉这巷子太长、太长了。他们从胶东根据地走来，他们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来，他们相携相伴从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里走来，他

们带着开创新世界，建设新中国的重任走来。完成使命的老人就这样两袖清风，超然而去。

几年间岳父岳母先后去世。岳母去世时很突然，感觉不太真实，我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，人懵懵的，还没来得及悲伤，老人丧事就过去了。直到后来收到岳父仙逝的噩耗，才让我觉得真的失去了他们。在空荡荡的家里我嚎啕大哭，含泪挥笔写下了一丈六尺高的巨幅隶书挽联：德高如山景行垂范，人品似茶清气留香。泪水滴在垂纸上和墨混合在一起，泪与墨相互润染，在笔画的边沿竟然生出朵朵浓淡不一五色皆具的花。元代王冕《墨梅》诗云：“我家洗砚池头树，朵朵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”没想到这泪墨之痕居然暗合了中国文人高洁清正文人精神。也许，这是天意吧！

泣血濡墨，悼尊追贤。我把要写岳父岳母故事的事说给妻子听，她的眼圈一下红了。说：“人都不在在了，不要写了。”我说：“把老人家的故事写出来是对他们的怀念，是对后代的教育，也是对他们那一代人的致敬！”妻子闻言哽咽不语，泪水浸湿了衣袖。

窗外，不知谁家的桂花开了，香气幽微而执着，穿过秋天的街道，丝丝缕缕飘进窗来。我忽然想起岳父品茶时说：顶好的茶叶往往生长在峭壁悬崖缝，经年累月承受风霜雨雪，才能在沸水冲沏的那一刻，将所有的经历和积累舒展成清甜的滋味。